



水清城美永存后世

访泰州市委副书记杨峰

“泰州的‘泰’字,拆开是‘三、水、人’,说的就是江河海三水,滋养着泰州一方的人。让泰州水清城美永存后世,是我们市委市政府的责任、使命和良心。”泰州市委副书记杨峰开宗明义。

“虽然我们泰州城小,人少,但建设美丽生态的决心并不小。前不久,我们召开了市委四届五次全会,确定了泰州生态文明建设‘三步走’战略:第一步,到2015年创成国家生态市;第二步,经过两三年努力,把泰州基本建成具有亮点、特色和优势的生态名城;第三步,比全省提前两年,也就是2020年创成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。”

目前,泰州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数位居江苏前列,已先后建成了国家卫生城市、国家环保模范城市、国家园林城市、中国优秀旅游城市、中国宜居城市等,所辖的靖江市、兴化市和泰兴市已全部创成国家级生态示范区。

杨峰副书记感慨地说:“一个城市生态文明好不好,不是专家说了算,也不是考核说了算,归根结底要老百姓都认可,要让生态文明写在百姓的笑脸上。我是个土生土长的泰州人,也是个永久牌的泰州干部,搞好泰州的生态文明建设,也是为我们的未来幸福生活和子孙后代负责。”

根据泰州的十二五规划,泰州未来将基本建成产城一体的医药名城、形神兼备的文化名城、和谐共生的生态名城。作为长三角中心城市之一,泰州多年来积极接轨上海、服务上海、依托上海,策应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,不仅上海的发展注入了“泰州元素”,泰州的发展更拥有了强劲的“上海动力”,形成双赢格局。

杨峰副书记笑着说:“现在,泰州已经进入了上海两小时经济圈,来泰州自驾游、看油菜花、体验慢生活的上海人越来越多,泰州已经成为了上海的后花园。而泰州的绿色农副产品也在越来越多地运往上海,搞好泰州的生态文明建设,保护好泰州的水土,也是在保护上海人民的舌尖。”

本报记者 徐利刚 梅璎迪



美不胜收的凤城河景 本报记者 楼文彪 摄

这是一座水的城市。6.7公里长的古城河如同一条项链绕城而过,河面水清鱼跃,微波荡漾,两岸柳树垂荫,郁郁葱葱,沿岸名楼名园目不暇接,这就是泰州凤城河的今日印象。

两千年前的泰州,是一个长江、淮河、黄海三水汇聚的水城。“州建南唐,文昌北宋”。到宋明时期,泰州已成为华夏的大城市之一。

老泰州人依稀记得,过去的凤城河碧波万里,男人们在水码头里挑水,女人们卷着裤管站在河边淘米洗衣。然而到了70年代,因备战开挖防空洞工事,北城门外向东一段河道被填埋。经年累月,从迎春坝至坡子街一段河水渐渐变差发臭。从岸边经过,人们就能闻到河水散发出来的浓浓腥臭,纷纷掩鼻。90年代时,泰州第一水厂又将制水过程中澄淀的大量泥浆排入河道,河水由浑变浊,由浊变黑,再加上两岸居民、作坊、工厂源源不断排放进来的生活生产污水,凤城河成为了一条

“黑水河”。

2004年,泰州市委市政府决定下大功夫拯救这条母亲河。2004年底,600年来的首次河底清淤在凤城河浩浩荡荡进行。据凤城河风景区管委会副主任李良回忆,那次清淤工程全长2000米,水面平均宽度125米,深度近1米,耗时50余天,完成清淤土方近25万立方米。此后,凤城河沿岸企业全部搬迁,居民整体搬迁,排入河道的污水管网一一封闭,河道两岸开始栽种绿树开辟缓坡,每年几次向河里投放几十万尾鱼苗。凤城河越来越清了,现在已经达到了国家三类水质。

凤城河是一边拆迁,一边建设。为了再现母亲河的风采,沿岸的企业和居民纷纷响应政府的号召。始建于南宋的泰州标志性建筑望海楼,原先是泰州糖果糕点厂,生产的名牌食品畅销国内。结果,它成了第一个从凤城河边搬迁的企业。还是在凤城河边的一个地块,

1054户居民从整体搬迁到超大型城市综合体建成,仅仅花了17个月的时间。现在,一个个湮没于历史尘埃的文化景观在悠悠城河两岸得以重现。不论是彰显厚重历史文化的望海楼、文会堂、州城遗址,还是展现泰州独有戏曲文化的梅园、桃园、柳园,或是讲述生动民俗文化故事的百凤桥、飞来钟、隐龙桥。

华灯初上,凤城河沿岸水面上就会浮起排排荧光,那是钓鱼爱好者们开始享受“夜钓”的乐趣。而在前不久,这里还举行过全国性的群众游泳比赛。放眼望去,许多的市民和游客坐上画舫泛舟河上,品着泰州特色糕点,欣赏沿河风光。河畔的泰州老街和民国建筑风格的水湾街区内人头攒动,在凤城河的自然和历史人文景观映衬下,成为泰州最具特色的一道靓丽风景。

十里城河,十里画廊,凤城河景,美不胜收。

本报记者 梅璎迪 范洁



百姓故事
百姓梦

孙飞和他的家庭农场

27岁的孙飞,可能是我国最年轻的农场主。他的农场有300亩田地,就在他的家乡——泰州市姜堰沈高镇河横村。

2006年,孙飞考上大学。跳出农门,融入都市,孙飞顺利地实现了许多农村孩子的梦想。他从江西的一所大学的园林艺术设计专业毕业后,留在当地创办了保洁公司,发展良好。“那天,在一张报纸上看到家乡的报道,感到很自豪,同时也勾起了我的乡土情结。于是,我立刻决定回家乡做点贡献。”

2011年,孙飞回家后,在村委会做起了普通干部。他在与村民接触中,发现传统的水稻种植方式既辛苦又低效,他时常思考着改变之策。

今年初,中央出台“一号文件”提出家庭农场新概念,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

经营,孙飞便萌生承包土地、组建农场、生态种植的想法。结果遭到家人的一致反对。“种田太辛苦,还要看天吃饭,不想留在城里回家当村干部也就算了,现在还想下田干农活,怎么行?”孙飞的父亲做了一辈子“泥腿子”,他怎么都想不明白家里好不容易培养出一个大



孙飞从生态稻田钓出两条大鱼 楼文彪 摄

学生,现在又兜转回来当农民。

家里人不同意,村民也不放心把稻田交到鲜有种植经验的“书生”手里。孙飞就挨家挨户游说,“如果你们自己种地,每亩一季收益大约1000元,我就以这个价格来承包。”最后,孙飞一口气租下了300亩稻田,并注册成立“泰州汉土家庭农场”。

土地集中后,全部采用机器插秧作业,种子统一供应,技术统一指导,“农场”式生产提高了科学种植的水平。在农场里,孙飞还划出30亩农田尝试“稻鱼共生”的生态种养新技术。上面是水稻田,下面养鲈鱼。稻田中的杂草和害虫为鱼儿提供了养料,鱼儿觅食时搅动田水疏松土壤,为水稻根系提供氧气,排泄的粪肥又是天然化肥,避免农药污染,提高稻米品质——既有米产品,又得鱼产品,还保护农田的生态环境。

80后农场主的脑子就是灵,孙飞早早地就开始了网络营销。前些天,他征集网友在自己的稻田里举行钓鱼比赛,钓到的鱼免费赠送。结果那天来了几十个钓友,扩大了影响。同时,孙飞积极推广“鱼米”理念,不仅在北京、上海的高端农产品市场拓展业务,还与米厂合作,实现订单化生产,稻米还没有收割,就已售罄。由于绿色、环保、健康,相比售价两三元一斤的传统稻米,“鱼米”能够卖到20元一斤。

望着丰硕的稻田,听着哗哗的鱼游声,孙飞满心喜悦:“大概两年,就可以收回成本。今后,我会把‘鱼米’扩大到全部稻田,让河横村成为真正的‘鱼米之乡’。”

本报记者 徐利刚 范洁 梅璎迪

采访札记>>>

水城慢生活

◆ 徐利刚

700多年前,著名旅行家马可·波罗游历泰州时记载道:“这城不很大,但各种尘世的幸福极多”。

那天一大早,赶去富春大酒楼,早上“皮包水”。据说,这家店始建于1877年。当年,泰州籍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也多次来此喝早茶。经典老三样:大煮干丝、鱼汤面和蟹黄汤包,外加一壶绿茶。

大堂里座无虚席。突然,一个声音尖叫起来:“我们泰式早茶到广州去PK了。”转头看去,一个小伙子刷着微信继续直播:“在广州酒家,人好多,在切干丝。”一时间,

人们议论纷纷,自豪感荡漾。

入夜,微醺中探访“水包皮”。这是老街刚开张的复古澡堂,上下两层。一楼的吧台墙壁上,悬挂着已有400多年的木质牌匾。走道墙壁上挂着老澡堂的黑白照片,令人顿生怀旧之感。

浴客们有老有少,有的躺着闭目养神,有的坐着喝茶聊天,有的在抖脚,有的在捶背。

从大池里爬起,穿上木拖鞋,用老丝瓜擦身,付账10元,神清气爽,回去安然入睡。

水城慢生活,慢在怡然自得,和谐舒畅。